



讀竹湖世紀如溪澗之水清冷可掬魚蝦可以枚數讀
鐵山提綱如長江大河浩汗澎湃魚龍萬物出沒其間
見者自惶惑引避奇哉遂為編紀以傳其書應龍談
春秋一經說者亡慮數十百家其皆繪天地而圖日月
似則似矣於化工之妙容光之照則亡也愚讀是經茫
無津涯及見此編彙括諸傳包舉無遺頗於聖人之意
若滄海之有畔可以濟其澗而極其際伏讀之餘因思
儒者之行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不敢秘願同
孝是經者共之故用銀梓以廣其傳至於編中之所本
者則有諸傳在熟諸傳以求經之旨而於此編以發經

之蘊信所謂提綱者矣至正丁亥大比之歲夏四月丙戌
肝江後李胡光世書於石泉書院以附是編之後紀
歲月云尔

春秋提綱目錄
卷之一
侵伐門
王臣會伐例
齊晉楚伐鄭

春秋提綱目錄

卷之一

侵伐門

王臣會伐例

齊晉楚伐鄭

卷之二

侵伐門

晉鄭楚伐許

齊伐楚例

晉伐楚

晉伐齊

秦晉兵爭

卷之三



侵伐門

吳楚繼兵事例

齊伐魯

晉伐邾

卷之四

侵伐門

魯莒兵爭

宋伐曹

內大夫帥師

齊晉伐戎狄

卷之五

朝聘門

公如京師

公如齊

公如晉

公如楚

小國來朝

王臣聘魯

魯大夫如周

齊魯交聘

卷之六

朝聘門

晉魯交聘

衛魯交聘

魯鄭交聘

宋魯交聘

陳魯交聘

楚秦吳來聘

卷之七

盟會門

王臣會盟

齊伯時王臣會盟

伯主列國會盟

卷之八

盟會門

內大夫及外大夫盟會 列國世子朝聘會盟侵伐
公及大夫盟 內大夫及諸侯盟會

卷之九

雜例門

春秋王室

春秋書公

魯婚姻

魯蒐狩

魯祭祀

魯郊望

郊牛

魯禘

魯雩

魯土田

魯城築

卷之十

雜例門

魯宮室階後

魯宮室災變

魯災異

災異上

災異下

外國災異

水旱

鄭五世兵爭

晉五世大亂

夏五闕文

元年春正正月二

夏正得天二

獲麟解

論左氏

卷

提綱卷之一

鉄山先生陳則通撰

小山先生陳應龍編

門

臣會伐例

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十四年單伯會伐宋

成十六年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宋公衛侯

日伯邾人伐鄭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

曰伯齊人邾人伐鄭

凡四年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子
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胡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國夏子召陵侵楚

世伐自諸侯出其昉於春秋之何時乎小國相伐
也隱之四年翬會諸侯伐鄭其昉於斯時乎曰
諸侯私相伐也謂征伐自諸侯出不可也鄭人
來告伐宋於是三國會于中丘其必昉於是公
也曰又不然強如齊僖詐如鄭莊鯁然懼無
以毋諸侯祗借王命以臨一宋不可謂征伐自諸侯出

也按詩書所載之征伐未有不稱述王命者非王命而
擅伐人者叛也春秋之初特王朝司馬之失職耳典刑
稍正誰敢犯哉予故曰平桓莊僖惠之春秋王室尚可
為也莊公以前聖人望周之意奉：焉伐鄭之舉京師
尤有書伐者救衛之卒京師尤有書救者莊公以後經
絕無之矣王命豳公伐曲沃隱五年立哀侯諸侯尤有
奉王命立國君者王命豳公討樊仲皮莊三十年諸侯
尤有奉王命伐叛人者莊公以後傳絕無之矣征伐自
諸侯出蓋始於齊小白圖伯之年也然則昉於小白
圖伯之何年卯曰莊十四年魯伯會伐宋之後也會伐

非王室之事也伐者主之會者從之也秦誓曰惟戊午
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諸侯武王之伐者也魯伯
會伐則伐之者齊而從之者周矣經書會伐志征伐自
諸侯出之始放雖然是役也周人之所甚疑也前乎此
未聞乎此也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諸侯猶有會伐
者也今乃堂：天子之周而聽命於侯曷之齊不往則
甚難於齊其往則甚易於周徘徊不肯發而若有所待
焉諸侯伐宋於是年之春至其境伐其邑而魯伯乃會
於是年之夏遷延碩望之意可見矣然自會伐以後經
無出伐之文矣莊二十七年天子將有討於衛而未敢

討也使召伯求媚於齊侯且請伐衛焉征伐之權倒置
如此周遂無以為周矣或者不察乃謂齊侯經營伯業
莫重乎召陵不請命于周為可罪不知伐宋之始未得
征伐之權而請之也召陵之役既得征伐之權而遂用
之也向也伐衛周人且請伐於我今也伐楚我尚何請
伐於周哉推原其由魯伯會伐宋天子之權一失也召
伯請伐衛天子之權再失也召陵之役移於齊城濮之
役移於晉勢之所趨雖欲挽而使之留不可得也嗚呼
周柄雖移諸侯猶以之周也日夕日忘則諸侯有以列
國視京師者矣魯伯之來其會其否權在周也自後晉

召而莫敢不來矣處父救江王叔桓公與焉晉侯伐秦
刘子成與焉春秋不書甚不欲卑子之事再見也鄆陵
以後晉人克敵而驕憑陵京師曾不若邾杞然單伯之
書猶不列於諸侯成十六年之尹子弟與諸侯同序則
晉人以列國而例京師久矣一卿既會伐於十六年之
秋二卿復會伐於十七年之夏跋履險阻曾未息肩是
冬單子又以會伐至范宣子聘魯賦標有梅猶惡其汲
汲召師於魯也其可以汲之召師於周哉設使匹麗之
遊不遇則王師之設固無時而已也蓋當是時晉厲暴
虐不得不從吾諒周人之心未嘗不欲收征伐之權而

力不足^也鞏之戰鞏朔猷捷于周王曰蠻夷戎狄不式王
命王命伐之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似乎責晉
人不請命而專伐之意不思太阿之柄周移於齊之移
之晉亦如郟鼎之移於宋復自宋而移之魯有年數矣
豈區區片辭所可謂復哉抑愚聞春秋世變而思其故
春秋之初王室有可謂之機而沮之者二春秋之末王
室有可為之機而棄之者一齊僖鄭莊馳騁東周之間
專盟會伐^征號為小伯意王室無能為者矣一旦天子震
怒自將伐鄭蔡衛陳皆其仇讐奔從命於下執事寤生
不歸死於尉氏而敢抗衡於王室猶有鬼神祝冊之矢

誰為之當伏春秋之上刑矣使王室有可為之機而沮
之者鄭寤生之罪也寤生祿父天奪之魄威權當復歸
王室矣上下十載伯圖未與王室可為之機間不容髮
王人子突救衛其善於投機者欤柰何祿父之後襄公
繼之甫田一詩迷其不德而求諸侯之意敢於伐衛敢
於抗王五國皆有罪而齊其首者也滅紀圍郕侵欲不
忌使王室有可為之機而沮之者齊諸兒之罪也自魯
伯會伐以後一百七十有四年諸侯迭進狎主齊盟周
無復可望者乾谿之後楚始大創平丘之會晉失諸侯
此皆周室可為之機特未有以發耳楚瓦不仁拘唐蔡

二君者三年唐蔡不能討楚而歸之晉：無以合諸侯
而歸之周入東周以來所無之機會也左氏曰劉文公
合諸侯于召陵入春秋以來所未見之文也會十有八
國之師堂：之陳正：之旗而卒止於侵楚吁陋矣哉
吳與矣周不可復望矣有大可為之機而自棄之者周
之罪也王師始於伐鄭卒於侵楚此王室所以為始終
者也吁豈特王室之所以為始終者哉單伯以前諸侯
有私相伐矣單伯以後必伯主而後伐天下之有伯也
劉子以前必伯主而後伐矣劉子以後又諸侯之私相
伐天下之無伯也然則劉子以後之春秋尤甚於單伯

以前之春秋也又伯主之所以為始終者也吁周不復
與此世道之所以為春秋齊晉不復與此世道之所以
為戰國

齊晉楚伐鄭例

莊十六年齊人宋人衛人伐鄭荆伐鄭

二十有八年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人侵鄭

三年楚人伐鄭

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

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七年齊人伐鄭二十有二年宋公衛侯許男滕

子伐鄭三十年晉人秦人圍鄭

文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
救鄭

宣元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

鄭晉人宋人伐鄭二年晉人宋人衛人陳

人侵鄭三年楚人侵鄭

四年楚子伐鄭五年楚人伐鄭

九年楚子伐鄭晉卻缺師師救鄭

十年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

辰陵

十有二年楚子圍鄭

十有四年晉

侯伐鄭

成三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四

年楚公子嬰齊師師伐鄭

晉栾書師師

救鄭

七年楚子公嬰齊師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

救鄭

同盟于馬陵

十有五年楚子伐鄭

十有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

敗績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十有七年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曹頃邾人伐鄭

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

曹侯伯齊人邾人伐鄭

襄元年晉韓厥師伐鄭

二年晉師宋師

衛甯殖侵鄭仲孫篋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

元衛孫林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朱人于

戚遂城虎牢

八年楚公子貞師師伐鄭

九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伋伯光伐鄭同盟于戲

楚子伐鄭

十年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伐鄭戍鄭虎牢楚公子貞救鄭十有一年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同盟于亳城北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楚人執

鄭行人良霄

十有八年楚公子午師

師伐鄭

二十有四年楚子蔡侯

陳侯許男伐鄭

二十有六年楚子蔡侯

陳侯伐鄭

定八年晉士鞅帥師侵鄭

哀二年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帥

敗績

嗚呼鄭其春秋要領之國欵余按春秋陳蔡鄭許皆邇

楚之國經書伯主謀鄭之事寢詳謀陳蔡許之事寢畧

夷狄爭鄭之事寢多爭陳蔡許之事寢少楚之有陳蔡

許猶晉之有宋魯衛也鄭獨介然居二大國之間而為

六國之所輦笑晉不得鄭不敢過而問陳蔡許僖二十

八年之圖許文十五年之入蔡宣六年之侵陳是時鄭

後於晉故也楚不得鄭不敢過而問宋魯衛僖二十七年之圍宋公會盟于宋宣十四年之圍宋歸父會于宋成二年之侵衛遂侵我師于蜀是時鄭後於楚故也嗚呼鄭其春秋要領之國歟蓋其國有地制之險有京櫟之固控扼其地而示天下諸侯以形勢則莫敢先動此五伯所用武之國而南北必爭之地也齊桓成召陵之續以有鄭晉文獻城濮之捷以有鄭楚莊竊辰陵之盟以有鄭宋伐鄭而不濟則身辱於強楚秦鄭而不克則伯止於西戎得之者強失之者弱得之者成失之者敗獨惟一鄭焉耳鄭於春秋其關於中國夷狄盛衰之變

豈淺哉余嘗諦觀齊晉楚爭鄭之事而斷以春秋之法莊十六年荆伐鄭以後鄭無心於從楚而開其從楚者吾不罪鄭而罪王文九年楚伐鄭以後鄭有心於從晉而不專於從晉者吾不罪鄭而罪晉成十六年戰鄆陵以後襄十一年會蕭魚以前鄭始決意於從楚屢煩晉師以後得鄭者吾不罪晉而罪鄭蕭魚旣會晉不復有事于鄭而楚爭之氣焰亦少息矣東遷之初鄭莊虎視諸侯雖國通於楚四十五年間荆人亦不敢輕犯之也萃之後以蔡侯歸啓亡齒寒鄭為之次是時鄭人席寤生之余威遺烈且不甘心於齊以侵宋其肯屈以於從

楚^子春秋於莊十六年書齊宋伐又書荆伐鄭其志中國夷狄爭鄭之始欤從楚不如從齊從夷狄不如從諸夏齊宋來伐鄭人從齊之計始夫荆伐齊救桓公待鄭之意甚勤繼又稱伐者三堅壁不動鄭人豈不欲從楚畏犯不義天下諸侯共斥之也召陵得志雖鄭甚愚當知齊伯之為可依且國無內難何憂何懼而欲從楚哉首止之後王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前楚晉屢伐而鄭不從今也楚不伐而鄭從之非天子有命鄭不至此也新城之圖踰時不下齊再來伐黽勉乞盟所幸召陵一役楚人不敢北向謀諸侯設使乞

盟之後楚復伐鄭必釋然舍齊而從之矣桓公即此鄭伯始朝于楚勇行不顧恃有前日之王命在使宋不得以伯楚得稱爵以會諸侯則鄭為之也城濮一役鄭始受盟豈忍舍疇昔久要之楚而從一旦新至之晉耶勢不得已也晉文尚在已懷反側至勤圍鄭之師推原其由鄭人不敢萌從楚之志而開其從者罪不在鄭楚而在王也狼淵之後鄭及楚平比如飽鷹颺去之時會公于棐宴公于棐猶作飛鳥依人之態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辭氣慄慄令人惻然此果無意于晉而為之哉新城之會出幽迂喬春秋以是許鄭伯也是時伯主之權

逸在大夫有齊宋之賊而不討有二苞之會而無成失
鄭之罪職晉之由將諸侯而會棐林者趙盾也棐林以
後晉三加鄭而稱人一救鄭而書將晉君不在諸侯不
知楚莊日夜激厲北向之師不得鄭而不止自宣公之
三年至十有二年楚師之加鄭者六楚子之自行者四
加以徵舒失討楚人遂得以竊伯主之權始入陳而次
入鄭矣觀鄭人守陴以大臨復脩城以固守甚不得已
則內桓以逆此時此情晉獨不諒之也邲之戰皇武子
猶入晉師以告楚之情則鄭之從楚出於無可柰何我
克則來乃鄭之心不克遂往豈鄭之罪哉邲之後晉人

懲前日大夫之失策每伐鄭多晉君之自行一伐而鄭
懼再伐而鄭服鄭自是不敢二晉者七年受楚賂而與
之平罪固當討鄭伯來朝而執之誘也行人無罪而殺
之暴也鄭別立君罪亦當問是時晉侯有疾立太子州
蒲以伐鄭毋乃燕伐燕耶推原其由鄭人未嘗無從晉
之志而不專於從晉者罪不在鄭而在楚也成十五年
暴隧之侵鄭固從楚明年鄆陵一勝王夷師燔此正鄭
人北極從晉之機柰何鄆陵以後三奉晉師三屈王臣
而鄭不來晉悼方與初年伐鄭次年侵鄭而鄭不至若
曰晉厲暴雲鄭不可從悼公方明舍晉焉適成公以楚

君集矢之故生死從夷子駟息肩之請魯莫之恤楚鄭之交牢不可攻矣嗚呼召陵之後不足以堅鄭之事齊城濮之後不足以堅鄭之事晉鄆陵之後反是以堅鄭之事楚此三大役皆春秋非常之事不足以得鄭向非有悼公之才有知武之謀按一鄭於篳路藍縷之中而寘於衣裳玉帛之會鄭不胥為夷乎自虎牢大城扼鄭咽喉以臨鄭二人之急朝不及夕五會皆從則晉人之識地勢也自戲之同盟三分四軍以待來者楚之謀鄭愈疲而晉之謀鄭愈逸三駕不敢爭則晉人之識兵勢也蕭魚未會屢盟而屢叛而屢伐蕭魚既會而不盟鄭

人服屢叛後於晉者二十有四年則悼公之才正不在桓文下矣推原其由鄭人決然有從楚之志師勞力竭而後得鄭者罪不在晉而在鄭也故鄭人自荆伐以後受大國之兵事一百二十有八年會于蕭魚而晉討之文絕盟于宋而楚爭之文絕外憂方弭內難疊生子孔伯有子皙之禍因仍而起直至國僇誅駟氏之年內外始寧而春秋已告暮矣抑人亦有言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春秋之初先諸侯以抗王室者鄭也春秋之中先諸侯以朝楚者鄭也春秋之末先諸侯以王伯者鄭也人知齊晉楚之伐鄭不知鄭實自伐而後人伐之也雖

然一鄭之微不足論也余讀春秋楚人伐鄭之事而深嘆先生封建母第以藩屏周為策甚長也鄭王畿之諸侯也楚既與師以伐鄭豈不越鄭而窺周之於鄭咫尺耳楚莊敢問鼎而不敢取楚靈欲求鼎而不敢行豈其心之不欲哉誠畏器南則兵至環天下之諸侯皆敵也陵遲至於戰國宗族枝葉俱落而後為秦不然周未可量也或者不察文武成康封建之力乃信王孫蒲為能言之士過矣嗚呼余於楚人伐鄭而知天下之有晉余於楚人伐鄭而天下之有周

晉楚爭陳例

僖二十有三年楚人伐陳

二十有五年楚人

圍陳

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

晉趙盾帥師收陳

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八年楚師伐陳

九年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十有一年楚子

八陳納公孫寧儀行父子陳

襄五年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伐陳

伐陳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

光救陳七年楚公子貞圍陳

公會晉侯宋公

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陳侯逃歸

照八年楚師滅

哀九年楚人伐陳

十年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十有三年楚公子申帥師

伐陳

嗚呼陳胡公之國神明之後也卒污於荆蠻其無伯也夫攷其國在禹貢豫州之東地勢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楚若有事於陳朝發而習又至晉未之知空有鞭長不及之嘆甚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其初中國之有陳則伯主之勢強其次中國與夷狄爭陳則伯主之勢弱

又其次夷狄與夷狄爭陳則伯主之勢去此皆春秋非常之事夷百冬盛衰之由也春秋之初陳蔡一黨偕諸侯以伐鄭偕諸侯以伐衛列國血刃陳不受兵第惟豺狼之與隣漢陽諸國荐食殆盡陳亦何恃而不恐一聞齊桓削伯東方陳人欣然從之北杏之會與蔡侯偕大抵畏楚故也二凶之後何後不會何盟不同陳亦藉齊以鎮撫其社稷而輯寧爾民是時楚以入蔡伐鄭而圍許四國邇楚三受其禍陳獨孑然孤立其間羗、四顧將有無厭及我之患自僖六年楚人圍許以來陳每有諸侯之事皆不至姑使世子來葵丘之會大盟諸侯陳又

不至凜然畏楚矣。遲疑不敢正視伯主者六年。宣公
即世，穆公黽勉從諸侯於會。一旦齊桓告終於諸侯之
冊，陳遂釋然舍齊而從楚。齊之盟陳與鄭，蔡實播贊之
也。原齊桓之伯陳人，每懼患於楚，未嘗蒙患於楚。則中
國有伯，所以有陳也。二十有三年，楚人伐陳。二十有五
年，楚人圍陳。深山大澤，龍虎逝則狸號，鯀舞者時然，
勢然也。城濮之後，陳與鄭蔡左楚人之袒執干戈，與晉
周施。晉先楚鳴蔡，鄭震恐，脂車踐土之會，以來兌於晉
而陳獨后。至何耶？去晉家遠，自拔於夷狄者，寂難也。文
襄屢會，唯晉是從。如驂之靳楚，不敢爭者，伯主之勢強。

也。自壺立，侵陳。楚人遂敢於抗晉。陳及楚平，陳人遂敢
於從楚。新城之會，陳侯寔來，南北爭陳之勢已自此始。
宣公元年，楚鄭之侵晉，有之救南北爭陳之勢已成。六
年，晉衛之侵八年，楚師之伐南北爭陳之勢未決。至九
年中行桓子之伐，將厭陳而思棄之矣。無他，爭陳之事，
楚常得而晉常失。晉常勞而楚常逸，故也。加以鄭人作
叛，乍服晉不得，鄭不敢問陳。故寧舍陳以謀鄭，書侵書
伐，書救，奪命於一鄭。自荀林父伐陳以後，晉不復有事
於陳者二十有三年。以其志於謀鄭也。借曰謀鄭急於
謀陳，微舒之罪，安可不問？使楚人得以藉乎辰陵一盟。

陳人不復從會于晉，人亦聽其服役於楚者二十有八年。則華夷盛衰之勢判然矣。虎牢大城而鄭人服鄭，人既服而陳亦來踐土之役。曰：陳侯如會，鷄澤之役曰：袁偁如會，君大夫之來也。綏去，晉窳遠自按於夷狄窳難也。奈何陳不已而來，晉不已而來，受得一鄭不啻已足。無暇謀陳，書成陳於會，既至之後，諸侯不書。諸侯之散無意於陳也。書救陳於子囊來伐之后，師方及陳，公即書至，則諸侯之救無及於陳也。襄五年，公子貞帥師而書伐，七年，公子貞帥師而書圍楚之謀，陳者寢重，晉之謀，陳者寢輕，書伐而晉救書圍而晉不救，示陳以

意而令之去耳。鄆役逃歸，晉不復討，茲非幸其一去而不復來耶？晉人曰：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后，可吾料晉人以得為喜，不料晉人其以得陳為憂矣。魯人曰：陳不服於楚，必止。吾料諸侯以陳人從楚為非，不料諸侯以其從楚為是矣。中國與夷狄爭，陳而卒不能爭者，伯主之勢弱也。厥后楚令之陳若鄆邑，然弟黃之歸，二慶之戮，楚得以行其令，弟招之放，孔奐之誅，楚得以行其威。熊處之滅，之疾，弃封楚得以行其權，申之會，率陳以伐吳，鷄父之役，率陳以戰，吳陳國區區以從楚，挑吳哀六年，吳人入伐，夷狄與夷狄爭，陳禍又自此始矣。楚人不

敢爭陳於桓文方伯之世而遂敢爭陳於靈成景厲悼
之時中國與夷狄爭固已失伯主之躰獨奈何爭而不
得而又棄之伯主之躰重失矣哀十年楚公子結伐陳
而救陳者乃出於棄在海濱之吳十有三年吳會黃池
而爭陳者乃見於僻在荆山之楚一陳首為中國
之所有次為中國夷狄之所爭今其爭者乃出於夷狄
之與夷狄不知當時伯主安在哉嘗攷陳國之顛未慨
世變之升降讀詩與春秋之終而有感然陳從齊以會
北杏我莊公之十有三年也接王國之風絕丘中有麻
之詩作是時王室衰而齊伯與陳從楚以盟辰陵我宣

公之十有一年也接列國之風絕陳靈澤陂之詩作是
時中國弱而夷狄強楚公子申伐陳接春秋之筆絕西
狩獲麟乃伐陳之明年也是時夷狄交侵而中國微常
平心而評之獎齊桓之伯者陳也列國之會不獨陳也
來吳楚之爭者陳也小國之禍不獨陳也獨惟辰陵一
事進不得為北杏二出之時退又為號中黃池之漸北
為南北強弱之界限也陳寔為之事起於陳故列國之
風特於陳而絕嗚呼詩之絕猶有春秋在春秋絕吾不
知其所終

春秋提綱卷第一

春秋提綱卷第二

侵伐門

晉鄭楚伐許例

莊二十有九年鄭人侵許

僖六年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二十有八

年諸侯遂圍許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

三十有三年晉人陳人伐許

成三年鄭公子棄疾帥師伐許 鄭伐許四

年鄭伯伐許 十有四年鄭公子喜帥師

伐許

襄三年晉荀罃帥師伐許

十有六年叔老

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定六年鄭將速帥師城許以許男斯歸

嗚呼王澤竭伯功淺小國從夷豈獲已哉議者切齒諸
侯之從夷蔡為上許次之陳又次之鄭人遨遊南北之
間者也子謂陳蔡鄭之所畏者不惟楚惟而又畏鄭故
許人始役役於齊終役於楚多方以圖免者惟鄭人
之故齊之勢力足以及許不其心於楚而事齊晉之
勢力不足以有許始其心於楚而背晉越鄭謀許晉
人所難鄭若來伐晉未必殺楚大而近足以威鄭且庇

許矣抑人亦有言鹿死不擇音許惟強可以庇民者是
從何擇其從晉與楚哉吾放鄭人仇許之事蓋自桓公
之十有五年始前此十有五年大岳之祀不絕如綫不
迂其重器不係累其子弟存許以俟其他日則鄭莊之
力也寤生云亾忽突爭國何暇以一許為問許莊無子
穆公托兄死弟及之名不告於天王于方伯于鄭直入
許而為之君經書入不訓之詞也不與其乘人之約以
為利也自此鄭與許仇卒為世不釋之憾許之自為謀
亦危矣齊桓創伯遠足以來江黃寧不足以得一許七
從會盟三從征伐許最有獎齊之功鄭欲有事於許未克

猶畏於齊莊之二十有九年潛師侵許以修舊猶不敢
聲許之罪而討之也齊之勢也足以庇許彼楚人憑恃
其象而必許之後夷豈許之所甘心哉觀壁之事傳近
於誣盟北以後猶有許男按經可以見許之不從楚矣
孟之後楚以子書許亦在會則齊桓沒之四年也自后
憑陵諸夏楚朱而許助之晉文三會侯而朝王所許於
踐土河陽不為不近惜不能自拔於荆蠻之中陷溺之
為最深耳文公率會溫之諸侯乘勝圍許宜若振槁然
圍而不卒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耶不欲甚楚人之怒
而置之也襄公不忘前怨偕陳鄭以伐竟以無功而反

則晉人謀許之意急矣救鄭之役新城之會晉人聽許
之自北二扈茅盟許又不至晉人聽許之自南僖公三
十有三年以後晉不復加兵於許者五十有六年君臣
朝夕謀陳謀鄭不暇安有余力以及許耶直至鷄澤之
盟鄭人服而陳亦來始敢與師以問許荀瑩伐於襄公
之三年荀偃伐於襄公之十有六年晉人得鄭始敢問
許也許人之謀國亦日吾迹楚而遠晉許若從晉未必
釋鄭人之憾及以召楚人之怨萬一楚伐其外鄭應內
許國之危朝露矣故從楚可以免禍於楚亦可以免禍
於鄭人從伯討以後畏楚不敢發者三十有八年謂

許人之見重於楚也陽橋之役靈公為右于蜀之盟許人不書鄭人始知許人不見重於楚成公三年始使子良伐許以嘗楚之救与否也一伐而不救則再伐而不救則三胃哀公以吳戎不恤也卒使鄭許交訟不之晉而之楚子反何人乃攝士官而聽其詞諸侯之無伯害哉成十有四年子罕來伐不得叔申之封不止也襄公之十有六年諸侯之伐許皆以大夫行鄭獨以國君會夫兵莫慘於志鎮鄆為下春秋之書曰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忍矣哉鄭伯之為此行也許男平昔恃楚臨鄭之謀卒於無成為鄭人笑是用痛心

疾首告於楚庭以請伐鄭曰師不與孤不歸矣此詩之為此言可憐哉亘楚有忘郢之譽鄭遂有滅許之師墟人宗社罪無所逃春秋嘗因許而狄鄭矣於滅國夫何誅雖然楚不為無罪也鄭人本不取吳伐許之師為楚不救耳迂棄不能免則遷於夷不能免則遷於白羽之患如初則又遷之容城凡四遷許之勞不如一救之力黔鄢之枝止於此鄭不滅許何為哉紀恃魯而誤於魯黃恃齊而誤於齊許恃楚而誤於楚此可為恃人而人不足恃者之戒也或曰鄭許紛之訟子何以折之許曰予舊國也鄭曰予俘邑也余嘗以左氏之言為按春

秋之初書曰鄭伯入許春秋之終書曰鄭游速帥師滅許當以仲尼之筆為斷余請為之辭曰滅許之罪在鄭誤許之罪在楚不事鄭之罪在許聽人滅許之在罪晉齊伐楚例

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潰遂伐楚次于陸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嗚呼此一役也齊侯二十余年之智慮所及春秋二十四年侵伐之所無論五伯者寥寥然曰桓公曰桓公其在此乎然則侵蔡伐楚書遂者何蔡自北杏以後

不與會盟聲兵問罪蔡其何辭何必潛師而為侵荆自敗蔡以後屢為不道正名定罪楚當首師何必先蔡而後伐吁不然陳蔡鄭許密邇荆襄蔡居汝水之南實為楚人門外之蔽召陵之役陳從則完丘之道通許從則許昌之援集鄭從則鄭虎牢之關未閉獨蔡之即夷為齊師南北之擾吾將聲兵討蔡楚必知之救兵且至吾不下蔡何及於楚不若輕兵以侵之蔡人蒼卒聞諸侯之至不暇告楚而奔潰不復支矣蔡道既通遂事而伐楚人不敢南向而誰吾地也况楚人平陵中國三十餘年諸侯莫敢南向而誰何一旦聞蔡潰而及已倉皇四顧欲守險則涇者先君物

晉建國之地已為諸侯有欲戰則狼顧恐江黃之議其居所以有屈完之如師欵經書侵遂伐神速而不晉也伐而書次持重而不迫也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克敵而不驕也吁此固齊侯節制之師而管仲教之也

之也晉楚兵爭例

僖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晉侯入曹一執曹伯昇宋人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嗚呼召陵以前齊師之伐例稱人至召陵而齊君始爵召陵以前會齊師之伐例不過三國至召陵而八國始同役

二十餘年養威持重輕兵薄賦以寬民力一旦問楚力有余而氣倍之楚人懼不敢動此召陵之常績也余嘗論桓公中才之主無管仲則繩墨放管仲伯者之佐無桓公則他人不能用不及時謀楚且寬為二十五年規模以治之侯河之清人壽幾何設桓公管仲有一不幸若楚何哉願公之心未嘗止楚弟內安諸夏外攘夷狄二十五年之久猶不寬其急遽也蓋諸侯不安則楚不可圖桓公所以先合諸侯而后伐楚人不退則諸侯不服文公所以先楚戰而後合諸侯桓公沒諸侯若楚之暴父矣孟子執諸侯不敢問泓之戰宋人不能當伐齊圍鄭暴骨如莽又合

四國之師環宋城下而周之是時也其間有強有力者出
與楚戰諸侯不所然視之如歸乎况城濮之役晉楚唯
雄未戰先定楚師連年暴露民不獲息有不足以當秦晉
方銳之氣子玉剛而無禮志驕氣盈不足以敵齊宋必死
之鋒以驕將御疲兵少愈見其敗楚子少與之師而欲與
四大國相馳駭其勢不大懸絕耶吾諒晉人惟恐楚人之
不戰也多方以怒楚始則輕兵侵曹以示楚之緩繼則重
兵伐衛以聲楚之急楚人救衛果墮其謀晉遂卷甲疾趨
人曹而執其君矣楚人傍徨顧盼不知所為謂晉侯已侵
曹矣不知伐衛之又晉侯也謂其已伐謂矣不知人曹之

又晉侯也春秋屢挈晉侯文繁而不厭或者賞晉侯之功
而又罪晉侯之譎執曹昇朱楚怒已甚宛春見辱誰能堪
之然後退師三舍陽以報楚子之惠陰以示子王之怯而
闔勃之請戰必矣以四大國之師而萃其一軍其畏不敗
乎此一役也楚人請戰晉侯書及春秋誅意之筆也嗚呼
齊桓屢盟屢會而侯為召陵之役旣得諸侯而后伐楚也
晉文一戰勝楚而后為踐土河陽之會旣勝楚而后得諸
侯也非其時異而事不同耶然則以時而論則桓公之創
伯雎文公之繼伯易以事而論則桓公之成功逢文之見
效速以心術論則桓公正而不譎文公譎而不正

晉伐齊劄

宣十有八年晉侯衛也子臧伐齊

成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師
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
齊師敗績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
襄十有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十有九年晉士
臼師師侵齊聞侯卒乃還

哀十年晉趙鞅帥師侵齊

嗚呼隱桓之世天下之強國二莊僖之世天下之強國而

成襄以后天下之強國六設吳越不死戰國之稱雄者不
知其幾余讀春秋而悲天下之為戰國久矣秦楚吳越俱
不足論攷齊晉兵交之由而知中國之兩強不相立也齊
桓之子孫雖不足以繼伯而每：不平於晉：文之子孫
雖號為繼伯而亦不敢責備於齊：桓伯業已積漸於僖
公小伯之時其行事之規模与收伯之功烈大非僖公之
所可望南伐強楚北伐山戎西會蔡丘東會于淮三十余
年之經營天下者畧偏獨晉人盟會所不及征伐所不加
執虞城號此誰之罪畧不以一矢相加遺何耶諸侯固避
晉之強也孝公銜取轂之怨合晉師以卻楚豈料城濮一

勝晉伯遂成踐土翟泉兩會皆來吾諒齊人本心必勉強
不獲已者矣我伯國之余也縱自輕柰辱先君何自傾晉
人大盟大會齊君大夫不復從者四十有六年齊人不道
虛執天子之使辱我叔姬憑陵我西鄙我魯人兩告于晉
：不一問於齊晉之視齊猶向也齊之視晉也齊惠結魯
以抗晉魯宣舍晉而事齊天下機有兩伯鄙克使齊：晉
之憾始開斷道一盟齊魯之交始散一笑具師生靈何罪
春秋書七大夫戰一齊侯筆之敗吾不為侯羞為齊國之
諸侯羞也齊以師徒撓敗之余少殺其勢俯首帖耳於蟲
牢馬陵之盟自是以後龜勉聽命豈其本心威之後以國

佐至打之後以崔杼會晉亦喜於得齊何暇屑：計此哉
悼公五會三駕諸侯親往齊獨以世子當之晉亦苟焉
不敢為責備之語光列諸侯卒死齊人得以籍口蓋其平
日憤：不平之心不欲晉伯勢力不至不得不來悼公
末年伯心稍倦則有我北鄙之伐平公新立溴梁之盟
高厚已有異志矣十有七年君伐我而圍挑臣伐我而
圍防非以弱魯正以陵晉平公合十二諸侯環其城下
而攻之經書同圍蓋仲尼特筆之文以著齊環不道之
罪也繼是澶淵商任沙隨等會莊公又親辱於諸侯矣
雖然齊猶未也以勢力強大之齊而役：於地醜得齊

之晉豈其甘心哉沙隨之明年伐衛伐晉以報東閭之
後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生平修怨之志始快
攷春秋自非秦晉世世之讐誰敢執戈而與晉角晉人
曰晉楚齊秦匹也楚人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宋之盟
戰國之兆也嘗記景公如晉飲食投壺晉人已有齊君
弱吾君歸弗來矣之言至召陵侵楚以后諸侯相顧莫
敢先叛齊及鄭盟於鹹盟于沙文及魯盟于夾谷率衛
侯次于五氏于垂葭以伐晉而諸遂無伯矣嗚呼諸侯
之有伯固非王室之幸諸侯之無伯又豈亡道之福春
秋於五氏垂葭之後不書伐而書次聖人重絕晉之文

也晉國將分莫適為主至哀公十年趙鞅始師師侵齊以
報之亦足以見公室之大弱晉固失伯景公輕躁如此豈得
為諸侯盟主哉徒以促天下之無伯而春秋終焉且夫齊
國之大不減於晉人之盛不及桓公後世子孫惟悼公稍
有聲績其餘齊晉數君不大相遠晉獨得以世伯者大抵
其國以教訓獎拔風俗人才世出栾卻胥原孤獨慶伯韓
范趙魏之徒支持伯業與春秋相為終始此亦晉人深憂
遠思之意以齊桓之事為覆轍也桓公有管仲而無繼所
以無世伯之資景公有晏子而不用所以無復伯之績孰
謂區區伯業而可無人為之乎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齊桓其有焉其車旣載乃棄耳輔景公其有焉詔厥孫
謀以燕翼子晉文其有焉

秦晉兵爭例

僖十有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韓原河
西之地
三十有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函關之地

文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彭衙河西之
地杜云馮翊

即陽縣西北
有彭衙城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取鞏
地三

年秦人伐晉傳云取王官及郊杜云
皆晉地王官在東四年晉侯伐

秦傳云圍邰新城杜云秦邑
按邰新城在可西七年晉人及秦人戰

于令狐傳云敗秦師于令狐在于
令狐在河東與剗首相接十年

秦伐晉傳云秦晉伐取少梁按地在河西杜云馮翊夏
陽縣傳云夏秦伯伐晉取北按地在河西杜云

縣屬
馮翊十有二年秦人晉人戰于河西按地在河東
其縣實蒲坂

之南取靈也

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崇秦與
國二年秦師伐晉傳云

遂陽焦杜云
晉河外邑八年晉師白狄伐秦不書地
無傳十有

五年秦人伐晉傳云次于輔氏杜云
晉地按地在河外

成九年秦人白狄伐晉傳云諸侯
故也不書地十有三年公

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人滕人伐秦傳云戰于麻隧按地在河外

襄十年晉師伐秦傳云報其侵
也不書地十有一年秦人伐晉

傳云濟自輔氏杜云自輔氏度河在河外

十有四年叔孫豹會晉荀偃

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萬曹人言人邾人

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傳云及涇不濟按涇水出安定至今北高陸

嗚呼秦之先其得為諸侯乎車麟一詩美秦仲也以字配國無爵命之稱不過春秋邾儀父蕭叔之類然秦之強大實始於此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已歆漸進於諸矣然而猶未也襄公將兵平戎取其豐之地受頸服駟鐵之詩有曰公之媚子從公於狩國人始尊之曰公終南之詩曰顏如滢丹其君也哉國人始呼之曰君又且於其車甲以討西戎駸為西方之強矣然而猶未

也盟會不同聘問不通入春秋七十有五年未有以秦事見經者方是時天下為齊楚為強而楚亦未之間也至僖公十有五年書曰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增天下之強國而四此春秋之降而戰國之前也欵是後也秦伯首戎晉侯書及春秋以晉侯之志為此戰也獲晉侯若匹夫然吾甚為諸夏羞前此春秋秦晉畧之一旦以夷狄獲諸夏之君其威足以動天下矣是言晉侯歸不書春秋不予夷狄專廢置之權首納夷吾齊桓猶在繼納重耳穆公以有伯視諸侯之心豈料城濮一勝晉執牛耳穆公以有憤不平之志與晉周旋一無所得大

思易怨人情之常春秋於圍鄭之後晉文貶而人之秦
穆貶而人之志二國兵爭自此始矣晉文屢艱難險阻
十有九年穆公畏晉猶隱忍之不敢發襄公新立未免
以童稚目之不聽蹇叔千里伐人襄公出其不意襄公
出其不意襄經即戎要諸穀而敗之穆公始謂晉文不
死矣穀陵侮過若不自容奈何秦誓猶新遂為彭衙拜
賜之師晉師未報是東晉人伐秦又為濟河焚舟之後言出自
口而又食之皆其不能懲分室欲之過至公四年晉侯
伐秦之伯踐誓言歛兵不報春秋是以高穆公也康公
不願晉甥之愛納不正以伐其喪趙盾不願先蔑之請

不謝秦而与之戰春秋於令狐之後兩責之康公不悛
文與忿兵以伐晉文之十年春秋於是再狄秦矣河曲
之後俱無足論但晉自失伯秦亦不競十有六年楚人
秦人滅庸兩雄始為犄角之勢楚雄于南與晉抗伯秦
強於西為以楚援自是秦之伐晉者四蓋以分晉人治
楚之師晉之伐秦者乍勝乍負無大得志焉爾春秋深
惡二國之爭韓原之戰猶卒秦爵戰穀以後凡將無君
大夫皆書人者春秋所以狄秦也僖之三十有三年書
曰晉人及姜戎敗秦于穀晉猶自別於姜戎宣之八年
書曰晉師白狄伐秦晉卒無別於白狄春秋所以狄晉

也二國兵爭六十有九年直至襄公十有四年伐秦之
後二國兵爭之文始絕晉尚有事于諸侯秦人不復濟
河而東矣傳載秦哀公救郢却吳惟此一事外未聞加
兵於諸侯閉關不出務農訓兵坐以待天下之釁其為
志豈淺哉他時囊括天下之規模已在此蓋嘗讀書
至覘秦人之用心非諸侯及也且夫未有秦風以前秦
猶附庸之微也秦風數詩詳著秦室始大所以所以列
為諸侯之始未有秦誓以前秦猶諸侯之雄也秦誓一
篇深許穆公悔過為主之漸詩以諸侯之書以道王許
之春秋兩以國挈秦者所以惜其終為夷狄之歸春秋

非固以夷狄待秦者岐豐之地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襄
公一以勇駟之慷慨激烈忘生輕死讀脩我甲兵与子
偕行之詩令人壯而悲之夫周自后稷公刘也也積德
至武王而有天下秦自秦仲襄公也也積威至始皇而
有天下計其修短亦積德積威之所致也嗚呼春秋之
晉至戰國而分為三三晉至始皇而合為一不特為三
晉歎可為諸侯不特為諸侯歎可為一周歎秦也抑不
足也已關日焦曰瑕曰華陰曰華陽曰桃林曰素皆在
關之左右者也秦師之由陸常必田之所謂
穀有二陵乃函谷之間也接地里其關東接
地西連華兵北諷河謂南隣西號自東陵至西
陵九三十五里東則陵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
則石坂十有二里險絕不異於東穀此天之所

以限雍豫之也

河曰淫曰沂曰麻遂曰剡首曰崇泉皆在河之左右者也秦帥之沅舟之後必由之按其地理河之西謂之龍門西河而淫屬滑洧之水入焉河之東謂之大原岳陽而潭懷衡章之水入焉其西有歸原有小梁城有華城有北徽有祁新城皆近於彭衙者其東如晉陽如歷山如凍川如王官如解梁城皆依於限河曲者河水所一自北而南此天所以限與雍之地皆文王親近於莘在洽之陽即此

彭衙自雍以伐河而凡七百里而至彭衙按地屬郤陽縣西地有城

河曲昔成陽伐桀升自而即此河曲之南按地屬蒲坂縣之南秦帥自雍以伐河東凡六晉五十餘里而至

河曲

春秋提綱卷第二

春秋提綱卷第三

侵伐門

吳楚越兵爭例

成七年吳入州來楚邑

襄三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十有四年楚

公子嬰貞帥師伐吳 二十有四年楚子伐

吳 二十有五年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昭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計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

伐吳 五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

人越人伐吳 十有三年吳滅州來 十有七

年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二十有三年吳敗頓
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鷄父 二十有四年吳滅
巢 三十年吳滅徐 子章羽奔楚 三十有
二年吳伐越

定二年楚人伐吳 四年秦侯以吳子及楚人戰
于栢卒楚師敗績吳入郢 五年於越入吳
十有四年於越敗吳于攜李

哀十年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一十有三年
於越入吳

嗚呼甚矣晉人之以計中吳也始則教吳之叛楚而通其

交終則侯楚之寡吳以絕其好甚矣吳人之計中楚也始
則攻楚之與國而令其疲終則去楚之與國而令其孤至
今讀春秋者徒知吳病楚而已不知其謀楚之巧徒知晉
通吳而已不知其譎吳之深也我宣公之八年楚人彊舒
蓼盟吳越而還吳之為楚役舊矣吳未始叛楚也而教之
叛楚吳未知戰陳也而教之戰矣未嘗會諸侯也而誘之
會諸侯蒲之役不至鷄澤之役不會跨海求好此非吳人之
本心鍾離善道戚祖之數會中國每汲焉於吳者以晉方
謀鄭楚驟爭之念諸侯莫可以制楚獨吳居肘腋能為楚患
晉唯恐吳之寡不亟也州來之入吳始挑怨於楚鴆茲之克

楚復結彙於吳兩雄相恃莫肯先下晉遂得從容三駕以
伐鄭楚不敢爭者畏強吳得以議其后也蕭魚以後楚方
忿吳不復問鄭晉以得鄭不復恃吳昔也招之而進之滕今
也麾而置之地特未有辟耳襄公十有三年吳伐楚喪彙
日以稔晉之謀國者亦曰吳日有事於楚不幸楚伐吳
請師以救吾其能與師數千里以救之乎又不幸吳伐楚吳
請糧以濟吾其能告余於諸侯以予之乎從之我疲於奔
命不從吳易以生怨不知因其伐楚喪也而退之我直彼
曲不復有辭矣故十有一年會蕭魚十有四年會于尚者
晉不復恃吳故也不然無瑕可以戮人襄之二年晉帥宋

師衛甯殖同伐鄭喪使鄭人得以藉口尚何責於區區蠻
夷之吾也哉此吳人墮晉人討中者也噫孰料楚人墮吳
之計也哉楚無陳蔡鄭許則不能抗衡北方無荊州群蠻
則不能自保其國隨人叛則不得志於漢東庸濮叛則中
息之門不啓僻在荊山與蠻雜居號為長雄一有反噬傍
徨四顧吳直海濱一微國耳以封境之大孰與楚以兵力
之強孰與楚一旦伐巢伐徐又入州來楚人之右臂幾斷
一伐以子重襄三年再伐以子囊襄四年東奔西救竟不得息
肩子囊將死襄十四年凜然有朝夕及郢之憂然猶大夫奔
命未聞楚子之親辱於吾也襄二十有四年楚人伐吾以

無功返吳人自此有輕楚之志二十有五年吳子攻巢殫於一矢吳人自此有輕不戴天之讐非楚弊吳則吳斃楚不止也然前此楚人兩以大夫一以國吳伐吳未聞楚子罷諸侯以有事於吳也楚靈怙其強暴率會中之諸侯大而若陳若許小而胡沈頓夷之屬疾鞭而戰之蔡若明年又駟徐越而來謂目中必無吳矣卒不得志而去又明年蓬罷有房鍾之敗楚人罷勞轉徙忘寢與食卒不能堪而為乾谿之事則吳人以計疲楚之效也能居以來吳張益甚何者伐巢今遂滅巢何者伐徐今遂滅徐何入來今遂敢於滅州來而楚人之藩籬空矣一戰于長岸而楚帥敗

再戰于鷄父而六國之師敗楚人之黨與盡矣吳且用五員之計多方以誤楚楚人自往伐於定公之二年諸侯不來吳已策楚之在其掌握中矣桓卒之後春秋不書入楚而書入郢者楚以群蠻為國群蠻盡則惟郢存焉耳傳自伐郢以後侵楚伐楚歲不絕書經獨不書吳伐楚之文推諸樊隕巢書伐楚以致其志其他書入州來滅巢滅徐而遽以入郢書者吾是以知楚人以諸蠻為國也雖然吳方在楚越又入吳何禍亂之相尋至此耶楚靈率諸侯伐吳越大夫壽過會其後楚子率舟師畧其疆越大夫胥犴出勞王則越之仇吳楚實使之昭三十有二年吳始以伐越

書定之五年越始以入鼎告十有四年越又大敗吳于携李上國諸侯方以吳爲憂不知東南又有一越矣勾踐歸王帛於吳歸臣於吳如豢牲牢侯日而用之黃池之爭未已越已輕兵間道造其國都矣此又非越人之以計中吳耶嗚呼吳以計中楚越又以計中之吳以力勝楚越又以力勝之春秋書于越入吳於栢峯之後再書于越入吳於黃池之後戒哉戒哉好用兵亟戰者直有以鑒乎此也

齊伐魯例

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有七年
及齊師戰于奚

莊九年公伐齊納糾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
敗績 十有九年公敗齊師于長勺 十九

年齊人宋陳伐我西鄙

僖二十有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

及齊人伐我北鄙 公以楚帥伐齊取穀

文十有五年齊人侵我西鄙 齊侯侵我西鄙

十有七年齊侯伐我西鄙

成二年李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僖如公孫嬰齊帥
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

鞞齊帥敗績

襄十有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救成至遇

十有六年齊侯伐我北鄙 齊侯伐我北鄙圍

成十有七年齊侯伐我北鄙 圍挑高厚帥師

伐我北鄙圍防 十有八年齊師伐我北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二十有四年仲孫

羯帥師侵齊 二十有五年齊崔杼伐我北鄙

定年七齊國夏師師伐我西鄙 八年公侵齊公

至自侵齊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哀十年公會吳伐齊 十有一年齊國夏師師伐

我公會吳伐齊齊國書師師及吳戰于艾陵

齊帥敗績獲國書

嗚呼魯天下之望國也立乎諸侯有冠冕佩玉之氣象諸
侯之所尊敬而未有謀害之者齊我乎大邾莒我小之三
國者曷爲晏以晉伐書耶考之經邾之伐必南鄙邾在魯
之南者也莒之伐我必東鄙莒在魯之東者也齊之伐我
必西北鄙齊在魯之西北者也然而邾小於莒小於魯俱
非魯之所畏服焉者獨齊視魯爲大其爲患亦不細予得
而備論之春秋之初齊魯爲敵國齊不弱魯不足以強齊

春秋之中齊晉爲敵國魯不恃晉不足以庇魯春秋之末齊吳爲敵國吳不得魯之襄也晉強而齊初襄也吳強而晉之帥襄也此三變不宜係之魯王室諸侯中國夷狄之盛衰皆於此焉係吁可畏哉魯入春秋首交邾宋次挾蔡衛與齊鄭爲敵國鄭來輸平正以雜離宋魯之黨繼盟于艾又以合齊魯之交伐宋人入許何後之不從至桓公之三年又使姜氏撫有其國人見齊國之汲汲於魯不知魯國之強正齊君之所甚忌也郎之戰胡爲乎來哉奚之後何辭以加我哉不過加兵於魯之弱之也猶有公子彭生拉幹之事安得而加之公不惟弱魯而又弱周莊公不於

此時礪復讐之戎低首下心忍與之周旋諸兒旣死春秋始有公伐齊之文不書納糾人或疑其復讐上書糾納下書葬齊襄公子固萬古有余罪矣乾時之敗公幸而勉旣爲公締帥敗績尚何足諱哉我師敗績之后魯弱不可復振長勺之勝無補於事齊伯將與魯何能爲後會盟猶未免於三國之討至孝公齊少懦矣西鄙之侵來不敢禦追又不敢及僖公之耻莫大乎以一國畏矣此非懲莊公乾時一敗而然耶齊又不道伐我北鄙且國內豈不足乃卑卑然使東門遂奔走荆蠻以請帥雖有伐齊取谷之功不足以蓋用夷變夏之罪魯乞師於諸侯春秋不書此特書

曰公子遂如楚乞思魯之襄可歎也已晉人世伯敖邑介
在東表密迓仇讐寡君將晉是望齊人兩侵一伐晉魯不
以手援之公及宣公甘心向齊會於齊朝於齊從伐萊於
齊惟得免於討之爲幸晉人畏齊晉之匹兵出勝負猶未
可知文十有五年齊人侵魯明年魯受齊盟晉置齊魯於
不問者二十年卻克憤惟房一笑之辱請伐齊不許請以
爲私屬不許無他畏齊晉之匹也斷道一盟方尔北鄙之
伐何爲臧宣仲如晉乞師其時卻子爲政薄言往愬逢彼
之怒不然晉人詎肯爲魯出師耶魯人掃境與師四鄉並
出此一役也將封疆社稷是以若其不逮晉之表裏出河

固無害魯在齊之宇下其危哉其患頽不特西鄙而已春
秋內大夫會伐例不過一卿此書四卿帥師會晉卻克見
魯於是役慄人也一戰勝齊遂取汶陽魯則快矣齊君之
怒猶未已也以晉故蓄憾於魯而不敢泄者三十有二年
悼公末年晉伯已怠平公新立未狎諸侯襄十五年以後
齊侯伐我者四而書圍者三高原伐我而書圍者一繼又
用太師以加之我者一春秋稱君罪其君也稱其大夫罪
其大夫也稱師罪其師衆也此所以致諸侯同圍之師歟
余謂魯之仰晉也常急而晉之救魯也常緩文人十五年
齊人病我不即救後二十有二年始有鞏之師非救魯也

卻克為婦人之笑辱也襄十五年齊人伐我不即救後四年始有東閭之役亦非急魯也唯荀偃之妖夢是踐也襄之二十五年崔杼來伐齊人摩厲以須莊公笑不善之積出乎尔者反乎尔者昭公暨平齊魯得以無事景公乘晉氏之失伯也兩使國夏來伐我定公於是為夾谷之會向暨齊平猶不得已今及齊平我欲之非不得已諸侯無伯之辭也齊方魯豈料吳人勢強力大又有過於齊者哉哀公八年吳伐我為城下之盟而還魯自是役屬於吳不敢貳十年公會吳伐齊十一年又會吳伐齊吳召魯而魯往會之也艾陵之戰上書公會吳伐下書齊及吳戰而公不與

焉者豈非其人伐齊未知其曲折但使魯人鄉導之手是故吳之伯魯成之也余不暇於吳而獨於齊魯乎責備之春秋自僖以來齊人侵伐之筆相望於史魯獨三書侵以報之兩書至以危之魯畏齊不足以為魯矣自哀以上書齊人伐我西鄙否則伐我北鄙北鄙者猶有遠魯之辭哀十一年獨書國夏帥師伐我已自有至城下之辭齊之迫魯已不容魯矣雖然疆場之事一彼一此亦不必論春秋告夕晉伯己襄齊當伐魯而失之者一魯當伐齊而失之者亦一季氏逐君自歸於齊使齊人鳴鼓鐘以討意如之罪復昭公於國執意如歸之京師則天下之伯當不存

晉而在齊奈之何信梁丘據之邪言而止為惠不終齊之
失伐魯者一也陳桓禍齊天子沐浴而朝請討之使魯大
建旆於齊問簡公之故以魯之衆加齊之半何惠不克夫
下之伯當不在諸侯而在魯奈之何制於三家之權至而
止則見義不為魯之失伐齊者一也嗚呼齊魯而如此將
王者之事不止一伯耳孟子何以曰春秋無義戰

魯伐邾例

隱七年公伐邾

桓八年代邾 十有七年及宋人衛人伐邾

僖二十有一年公伐邾 二十有二年公伐邾取須

旬及邾人戰于升陘 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

姜公子遂帥師伐邾

文七年公伐邾取須旬遂城邾 十有四年邾人

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

宣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襄十有五年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七年邾人伐

我南鄙 十有九年晉人執邾子 取邾田

白澗水 二十年仲孫速帥師伐邾

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季孫斯叔孫

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澗東田及沂西田

三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六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七年公伐邾入邾子益來

嗚呼魯之於邾三罪焉黨彊而陵弱不義間大而伐小不仁舍內而圖外不智藐焉一邾介於宋齊魯之間將恃大國之安靖已翦為仇讐豈惟邾之罪吾讀春秋初年之簡曰公及邾儀父明於蔑七年公邾伐深嘆夫春秋諸侯之盟俱不足恃也春秋之初宋一黨五年邾人鄭人伐宋六年鄭人來輸平而魯猶未能忘情乎宋也故為宋伐邾以媚之隣國相望擇其強可以托交者是從魯之執事豈期願盟桓十有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越矣春盟而秋伐之

盟安在哉左氏於隱七年之伐邾為宋討於桓十七年之伐邾為宋志然則魯宋後耳邾人兩受魯盟無一足恃自后凡伯主齊盟之外不復受者於魯者一百六十有五年則黨強陵弱不儀之罪隱桓二君實當之北杏之會邾人實來齊百三十余年邾魯之境得以少事宋襄伐吳曹南之盟僖十年邾首役之介恃宋公以憑陵諸侯最爾小國乃使鄆子會盟執鄆子而用之邾不有宋何恃乃爾鄆魯之親也魯以宋人方伯之故猶未之問奈猶又討傳僖二十年邾人率皞濟之祀而墟之魯至是始不能堪矣僖二十有一年楚執宋公子孟公棄齊伯之不復也宋人之有楚

患也今年伐邾明年又伐邾嗚呼邾可伐也魯獨為無耶
春秋明道不計功正誼不謀利果以伐邾為是則僖公宜
得宗明祀保小寡之褒矣今其書但于伐國取邑之罪同
則魯君之利在於取須句不在於復須句邾取而之魯又
取而邑之魯又取而邑之耳春秋誅意之筆可欺也哉介
陸之復春秋諱之僖公乘時微利自取喪師之罪大為諸
侯羞迨晉重耳告終僖三十三年之明年秦師新退公伐邾取
訾姜猶未快也又有襄仲之師晉驪告終文七年之明年嫡
嗣未定文又伐邾取須句猶有懼也又為城郛之役未免
問大國以陵虐小國文十有四年邾有南鄙之伐我有惠

伯之師二國之憾未釋也不五年邾首來朝宣九年邾豈忘

前日之怨而下魯哉是時宣公折節事齊而邾亦齊屬也

以齊故邾魯釋憾僅十年乘齊有惠公之喪伐邾而取

繹宣十年遽使子家如齊謝伐邾之罪人亦有言抑君似暈

晝伏而夜動則問大陵小不仁之罪僖文宣三君實當之

成公以后邾常殺於齊宣十年復晉則邾亦復魯五年齊于蟲

牢之盟邾子明年來朝十七年齊于柯陵之盟明年邾又

來朝無他齊服於晉故也齊君叛晉則邾亦叛魯襄十五

年齊侯伐魯鄙之北則邾人功其南十七年齊侯伐魯鄙

之北邾人又攻其南無他齊叛於晉故也受命於齊而來

伐魯邾人之罪猶減於齊魯告于晉人人為執邾子襄九年

亦足矣魯何為而奪之地取邾田自郟水亦多矣魯何為

而又伐其國襄二十年仲孫速伐邾蓋是時三家專政公若不聞公

直寄生之君耳襄二十一年在晉季孫敢受庶其之地昭公在

乾侯季孫又納墨肱之邑三十一年襄公以后邾多叛臣襄二十

邾昇我昭二十七年邾快唯魯受之唯春秋邾之歷見其以惡黨惡之

罪隱公行朝禮於魯奔定於魯將何以罪哀公元年一鄉

伐之二年三鄉復伐之魯擊折聞於邾一撮之士寧不相

容向取邾田猶以濇水為限令自邾以東并取之且自汲

沂西田取而言汲浸淫無厭之辭也不思公室四分為自

久矣雖取百邾無益於魯沂濇何為舍內圍外不智之罪

襄昭以下之君實當之余嘗論之魯之取邑於邾為多魯

鄉伐邾於襄為多至哀公七年書曰公伐邾嗚呼魯自宣

公十有八年公自出伐之文絕矣今公伐邾不知公之為

季欽季孫之為公欽以邾子益來不知公之為邾子欽邾

子之為公欽吾不忍言之也

春秋提綱卷第四

侵伐門

魯莒兵爭例

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季

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十有一年公孫埽父會春

伐莒人 襄八年莒人伐我東鄙 十年莒

人伐我東鄙 十有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

台季孫叔帥師救台遂入鄆 十有四年莒

人侵我東鄙

昭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十年季孫

意如叔弓仲孫獲帥師伐莒

嗚呼春秋二百四十余年之兵爭非聖人所願聞也非有
吳楚之僭竊非有戎夷之強暴上闕乎王室下闕乎公道
者當引諸侯之師一大治之使屈服乃止若諸侯疆場之
事當遣一介以讓之不則告方伯以正之又不從則方伯
告于天王以討之諸侯之自為國者其亦曰小事大夫字
小而已其亦曰完其守備以待不虞而已而况堂公周公
伯禽之魯諸侯之望雖齊晉不及也焉用自播揚焉下与
邾莒為尋常之爭顧不可羞耶余嘗論唯貪功之君以服
小國為美名唯專權之臣以取小國為實利名未必可取

得其自辱多矣莒之謚号与其臣之名氏不登於春秋之
叛微之也春秋之初未有書諸侯之人人國者而入國自

言始

隱二

未有書諸侯之伐國取邑者而取邑自言始

隱四

年天下不問方伯不討循致其強浮來

隱八

曲也

桓十之

盟魯人甘心焉雖然以其盟猶愈於爭無傷也言以慶父
之故求賂乎魯人若脩文告以却之何患無辭季友帥師
敗之酈獲言鄉而俘之此皆非王者之帥仁義之奉徒以
奉二國之敗兵寡而已以莒人負恃其強然猶二十八年
不敢逞尺寸之感於魯者以奔宋之伯迭與而魯亦大國
未易動也迨僖公二十有五年衛人始平莒于我之盟魯

人以為莒鄰也而不足明年向之盟僖二十六年必得莒君而
后也魯人之汲之于莒亦非樂為此者升陸之後僖二十六年
南已喪師於邾不卻東結怨於莒更生一敵以為魯患也
之二盟也其亦僖公不獲已而就之也雖然以其盟猶愈
於爭無傷也自后魯莒得以少事者三十有二年未必非
衛侯一執牛耳之力宣公不繼前好以親仁善隣莒邾有
不寡當敬行其禮道以文辭釋二國之怨而鳴其民君苟
有信於齊乎何賴春秋書公及齊侯已有挾大凌小之意
不書莒邾平而書平莒及邾宣四年又見要盟無禮之罪公
之心初以二小國為功耳平而不得則怒人而不已兵於

是伐國取邑之事隨之是魯本欲釋邾莒之憾反不能釋
魯之憾無他貪功好名之志有余而太公無私之道不足
也不七年歸公會齊人伐莒豈怒莒未息猶至此耶我成
公七年公孫嬰齊如莒棄惡同好以幸東鄰之無事莒亦
畏我大國退為聽命而不敢較蓋自襄六年莒人滅鄆滅
紇救鄆敗諸駘莒人遂謂我之不能師也稱兵以伐我者
襄八年十潛師以掠境者一襄十年最爾小國襄公以前
猶未至此寧非侏儒喪師以辱社稷有以來之乎魯若飭
疆吏以備其不虞遣行人以告之大國如是足矣季孫不
忍忿怒之心於十有二年莒人圍役救台遂入鄆蓋亦怒

踐田而奪之牛者夫伐國圍邑固春秋小國之所未嘗受命救台不受命而入鄆亦君春秋臣子之所不敢春秋之義寧可無邑不可無君救者之罪猶有甚於伐者之罪矣言人為是報入鄆之役干戈相尋宜至二十年仲孫速會言盟于向二國始懲其忿以相宥也魯又不詳背棄盟誓言人有密州之禍季孫有取鄆之師鄆利於季孫而不利於叔孫也設徵趙孟之請則見戮於會誰實使之又五年季孫受年夷之邑叔弓敗蚡泉之師年夷利於季孫而不利於公也設徵范宣子之言則見執於晉誰實為之季孫專利不顧上不君其君下不親其親何暇顧一言而不以

為利哉愚按魯言之爭不過向鄆二邑當隱公之二年言入向桓公之十有六年我城向猶有爭也宣公乘鄭言之怨也而取之向於是偏屬於魯當文公十有二年城諸及鄆襄公十有二年救台逐入鄆人猶有爭也至昭公之元年乘密州之禍也而取之鄆於是偏屬於魯取向取鄆外復何求昭公十年季孫又伐言而取之鄭小人之復其有屬厭乎言人愬晉平丘之執罪足以當季孫之身惜夫晉人不以為戮而歸之也不然天去其疾矣豈其失魯而欲以言彊之干社為臣

莊十有四年齊人曹人陳人伐宋
僖十有五年宋人伐曹 十有九年宋人圍曹

按列國圖曹在宋西又按地理宋地今睢陽是曹地定陶是在濟
本中即宋之東不知何據耳查

入曹以曹伯陽歸

嗚呼曹文之昭也入春秋來其國趨於奢陋其君安於媮
弱故春秋於曹無特筆之文其事大國最謹其与小國無
怨故曹於春秋為無罪之國藐然在宋之宇不得保首領
以沒其敢爭尋常以盡其民不幸使齊討北杏之會以宋

人之怨者幾二百年吁此豈曹人之罪也齊桓始伯召師
于曹不從則移伐宋之師而加之曹從之則以從齊之故
而怨於宋進退罪也為謀實難况是時上有單伯之會伐
下有陳侯偕行若以為罪不獨一曹亦不料宋人之怒至
此也二凶之後宋既在會曹不得從厥後齊桓稍進曹於
會盟之末其爵固宜班在鄭伯之列何乃常抑於許男之
下原齊桓之心不過欲抑曹以謝宋耳終春秋盟會因仍
不改則齊桓之私心實啟之末年伯業少襄曹已蒙伐齊
桓朝訃於諸侯宋帥夕至其城下伐喪不義脩怨不仁濮
之然駢一曹而來不知宋既脩怨於齊其肯釋怨於曹哉

莊十有四年齊人曹人陳人伐宋

僖十有五年宋人伐曹 十有九年宋人圍曹

宣三年宋帥圍曹

哀三年宋樂髡帥師伐曹 六年宋向巢帥師伐

曹七年宋人圍曹鄭駟弘帥師救曹八年宋公

入曹以曹伯陽歸

嗚呼曹文之昭也入春秋來其國趨於奢陋其君安於媮弱故春秋於曹無特筆之文其事大國最謹其与小國無怨故曹於春秋為無罪之國藐然在宋之宇不得保首領以沒其敢爭尋常以盡其民不幸使齊討北杏之會以宋

人之怨者幾二百年吁此豈曹人之罪也齊桓始伯召師于曹不從則移伐宋之師而加之曹從之則以從齊之故而怨於宋進退罪也為謀實難况是時上有單伯之會伐下有陳侯偕行若以為罪不獨一曹亦不料宋人之怒至此也二豳之後宋既在會曹不得從厥後齊桓稍進曹於會盟之末其爵固宜班在鄭伯之列何乃常抑於許男之下原齊桓之心不過欲抑曹以謝宋耳終春秋盟會因仍不改則齊桓之私心實啟之末年伯業少襄曹已蒙伐齊桓朝訃於諸侯宋帥夕至其城下伐喪不義脩怨不仁濮之然駟一曹而來不知宋既脩怨於齊其肯釋怨於曹哉

曹伯之盟曹人雖在識者覘其他日之必不免前以伐書
后以圖告宋人之加兵於曹者寢重向非執于孟敗于泓
有荆楚以為宋患則宋人得志入曹以歸之事豈特春秋
末年而后見耶抑人亦有言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宋自桓
公以來今幾世矣我宣公之三年宋人間晉之有楚患也
吳師圍曹雖曰報武氏之亂實則怒於室而色於市也宋
雖無曹猶憚伯玉曹猶恃晉自庇其國卑黜一盟諸侯瓦
裂鄭敢於滅許蔡敢於滅沈陳敢於滅頓宋猶隱忍置曹
於不問者諸侯惟宋事晉故也兆之會宋既無晉豈復有
曹一伐以樂髡再伐以向巢伐而不已則圍之而不已則

入振鐸之宗社墟矣夫自宋人憾曹一百八九年而加
兵於曹者三會兆以至入曹相去九年而加兵於曹者四
吾是以悲天下之無伯也雖然曹也非宋之罪也曹之先
遠君子親小人其來已非一日僖負霸賢臣也不能用公
子會好礼君子也使出奔子臧社稷之鎮公子也致邑于
卿而不出赤芾三百彼何人斯吾觀曹風之詩有四而譏
其遠君子親小人者二此固詩人一時諷詠之言至曹伯
陽卒用公孫彊而止其國詩人之旨深矣春秋無宋公滅
曹之文者自取之也左氏浮誇乃謂或夢衆君子禱於社
宮而謀止曹之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若冥之中陰

有以使之者使后小人君用小人以敗其國而卒諉於天
數者必左氏之言也夫

齊晉伐戎狄例

莊二十年齊人伐戎 三十年齊人伐出戎

三十有一年齊人侯來獻戎捷

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

三十有三年晉人敗狄于箕

宣十有五年晉師滅赤狄潞以潞子嬰而歸

十有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成三年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廡咎如

十有二年晉人敗狄于交剛

昭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十有二年

晉伐鮮虞 十有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十有七年晉荀吳帥師滅六渾之戎

定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五年晉士鞅帥師伐鮮虞

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六年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戎患國二

莊十有八年公追戎于濟西

二十有四年戎侵曹

狄患國八

莊三十有年狄伐邢

閔三年狄入衛

僖八年狄伐晉 十有一年狄滅溫

十有四年狄侵鄭 三十年狄侵齊

文七年狄侵我西鄙 十有狄侵宋

嗚呼戎狄之患文武之世未免有之詩自采微治下以外
歷道獯狁孔棘之辭才一章及於西戎而已春秋載戎患
之國二狄患之國八則狄患視戎患為尤甚自古然爾蓋

北狄之性殘忍悍鷙尤甚於戎其為中國患亦甚於
戎春秋正名之書於戎曰山戎北戎姜戎維戎戎蠻陸渾
之類於狄曰赤狄白狄潞氏甲氏留吁之類深惡他族之
滋實偏處此與我中國共有此土也然戎狄之患不足憂
戎狄黨楚之患深足憂戎起於西狄起於北得以緩齊
人討楚之師狄強於北秦強於西得窘晉人治楚之計秦
楚戎狄俱弱而晉卒輸伯子吳則春秋狄是終焉耳魯惠
以來三世脩好隱桓二君踰歲即盟以堂公周公之曾而
制命於東郊之戎公及之盟不以為諱莊公不尋舊好而
戎人敢為濟西之患靈執王使隱七而衛人不使救廢置

曹莊二十而方伯不敢問后稷封殖天下實誰制之不得
攷其故蓋自莊公二十年齊人伐戎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自是戎春秋不為大患矣齊侯獻捷之明年狄伐邢二年
狄又入衛止一戎而生一狄齊侯始付之無可奈何次聶
北城楚立聊以紓邢衛目前姑且置狄入於度外以戎狄
故齊人不得南向而間楚者二十有五年入蔡伐鄭竟莫
之恤至戎狄少戢中夏少安然後為召陵之役識者已恨
其晚茲非戎狄迭起有以牽制之欤召陵服楚狄人不敢
睥睨諸侯者四年桓公經營諸侯唯晉不來齊不敢伐狄
敢伐之伐晉固有輕齊之心温王畿之諸侯城温僖十年又

有輕周之意借日晉遠諸侯齊置不問温王畿也罪無所
逃不合諸侯以討狄罪乃召許男以同伐北戎僖十年不知
孰重孰輕重孰急重緩耶無何衛僖十年鄭僖十年又以侵告
楚人間中國之狄患滅黃僖十年伐齊僖十年勢又張於前日
矣桓公屢駕伐戎之功不足矣曠終身縱狄之罪使為諸
侯他日憂桓公云僖十年楚狄交熾敢假義以救齊僖十年
敢示威以伐衛僖十年敢被髮在衽與諸侯盟僖十年諸侯無
歲不有狄師亦無歲不有楚患春秋子楚而人狄蚩夷
之強至此哉城濮之役一戰勝楚意狄人為是震懾不敢
後謀諸夏不數年侵齊僖十年圍衛僖十年文公尚在狄且無

畏文公既歿狄不伐晉而及箕耶宣三年此一役也先軫
不反命大為晉耻故文公以后狄患尤甚於僖公以前之
年文四侵我文七侵宋文十侵衛文三良以諸侯無
討故也加以秦人世仇屢為晉梗晉人北顧則有狄西顧
則有秦諸浮之會文十三年傳夏六豈為他人唯秦狄是
憂使楚人得恣睢於狼淵文九壘立夏九厥貂十年皆之
後諸侯盡為之有新城之會文四僅收拾旋又失之宣
年伐鄭六辰陵之盟宣十一付之楚晉失為伯寧非攢豎
一役誤之耶嗚呼城楚人抗伯之勢者秦狄為之也中行
桓子懲卿之敗宣十捨楚問狄以文其喪師之耻亦狄潞

氏林父滅之宣十甲氏留吁士會滅之宣十君臣相与告
慶而矜功春秋不稱其帥止稱師或稱人者荀范求名而
不得也成三年晉郤克伐厲咎如十二年晉人敗狄于交
剛喪師於楚而取償於狄所得幾何然自交剛以后狄不
為諸侯憂者三十有九年不可謂晉人無功也大鹵一敗
昭元狄遂大創掃春秋不復見經矣嗟夫戎盛於春秋之
初而狄踵之狄起而戎已衰狄盛於春秋之中而秦踵之
秦張而狄猶熾之三強者不足為齊晉之弱祗足以成楚
人之強至春秋之終秦楚戎狄俱以憊告而晉伯業卒不
加於前時者鄉貪伐鮮虞之罪也召陵討楚機會可乘晉

綽諸侯乃以中山不服藉口今年士鞅帥師伐鮮虞明年
士鞅帥師伐鮮虞蔡侯及假手於吳以伐楚吳以入郢告
功於諸侯晉帥猶數人於鮮虞不少赦失者皆而養一措
其謂何哉昭定哀之春秋書晉伐鮮虞者五大抵陪臣自
為封殖之過而晉伯堂之然去矣嗚呼桓文縱狄固無損
伯業之盛景厲已來之治狄亦無救於伯業之衰夷戎狄
者盍亦自強於政治而已不然秦楚戎狄之俱弱而晉遂
失伯何耶

內大夫師師例

隱二年无駭師師入極 四年翬師師會宋公陳

侯蔡人衛人伐鄭 十年翬帥師會齊人鄭
人伐宋

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

四年公子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

人侵陳十有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

徐二十有七年公子遂帥師入杞

三十有三年公子遂帥師伐邾

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十有四年

叔仲彭生帥師伐邾

宣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成二年季孫行父滅許孫儁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

一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三年叔

孫儁如師師圍棘六年仲孫蔑叔孫僖如帥師侵宋

襄十有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十有五年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 三十年仲孫速帥

師伐邾 二十有三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

榆 二十有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

昭元年叔弓帥師疆鄆田 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

于蚡泉 十年季孫意救弓仲孫矍帥師伐莒十

有三年叔弓帥師圍費

定六年季斯孫何仲孫忌帥師圍鄆 八年季孫斯仲孫

何忌帥師侵衛 十有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圍鄆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十有

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鄆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

師墮費

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季孫斯叔孫州

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三年季孫斯叔孫州

仇帥師城啓陽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六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嗚呼君將不稱帥師例也春秋書公伐者六會諸侯伐者十有八年豈其人而徒公以行哉蓋君行則師從春秋雖用大衆不稱帥見師者人君之所當有卿行則旅從春秋於大衆必稱帥見師者非人臣之所得專兵權有國之司命權去則國隨之秦漢而下外權重則勢逼京師內權重則變生肘腋委人以權久且不可况春秋諸侯之大夫也之也乎考三家強盛之迹公室陵替之由深歎夫亂臣賊子未有不得兵權而后動於惡也其間豈無成季之勲文子之忠獻懿子之賢而穆子昭子之不忘公室也類能保於其身而不能保其再世能保其再世而不能保其數世

之后入君何樂為不可保之事而子之以不可制之權吁魯無駭其首竊權者欤繼是而鞏繼是而慶父隱閔之事俱不忍言至僖公元年之公子友四年之公孫茲十有五年之公孫敖儼然三家鼎立之名已有公室瓜分之兆入杞伐邾又加公公子遂為三家不得而專此也仲遂竊權之效卒見於文公之末年宣公得遂之立已也深愛其子奉國以聽之帥師伐邾以歸父往會齊伐莒以歸父往魯國之兵權偏重於東門父子之手三家竟不得其尺寸彼其日夜功齒於東門氏者蓋十有八年矣一旦宣公指魯而歸父之為路人有誤而哉成公以后非三家不帥師寧

之戰謂魯有四君者愚也謂魯有三君臧孫特與其謀議者臆說也蓋季孫行父將一軍而將孫許佐之叔孫喬如將一軍而公孫嬰齊佐之魯人大賞戰鞏之功並登四子春秋循魯史書之耳自后臧子東門氏并不以帥師見經之役叔仲弉尸城成之後叔季偕往三家大抵以戰鞏為例成襄之世他臣不復帥師至昭公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叔弓乃叔勝之子不在三家之列猶執兵權在叔弓之上者季氏引叔弓以為副也元年彊鞏則曰叔弓五年敗莒則曰叔弓十三年圍則又叔弓非為他人為

季氏也不然作三軍而公室分為三舍中軍而公室分為四尺地一民俱非公有安得有叔弓者而帥師耶他年公徒說甲執兵以遊左右皆季氏之私人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三家皆季氏之私黨獨昭子忠不忘君謀洛則以死繼之終亦無可奈何而已嗚呼大夫陵公室則倍臣得以陵其大夫邑吾邑也吏吾吏也至使一鄉帥師圍之墮之三家其悔是哉吾常特春秋之法而繩其帥師之罪書書取大夫之貪利也書敗書獲大夫之貪功也書侵則受其大國之人以侵與國畏之也書伐則挾其國之強以加小國欺之也會伐會侵伯主未與罪公室也伯主既與在伯主也城邑畏外國之患也疆田慮小國之爭也及而救者任主之不在諸侯也救而次救而遂者大夫之不用君命也國邑則公室之有叛民三家之有叛臣也

僖十年公如齊 十有五年公如齊

三十有三年公如齊

宣四年公如齊 五年公如齊 九年

十年春夏

公如晉例

文三年公如晉 十有三年公如晉

成三年公如晉 四年公如晉 十年公如晉

襄三年 四年 八年 十有二年

二十有一年公如晉

昭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年 十二年

至河乃復 十有三年公如晉 至河乃復

十有五年公如晉 二十有一年公如晉至

河乃復 二十有三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有九年公如晉

定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楚例

襄二十有八年公如晉楚 二十有九年公在楚

昭七年公如楚

嗚呼朝宗觀遇周制也自天子不能錫命諸侯而采蔀之詩作諸侯不款朝至而苑柳之刺吳春秋諸侯例不朝觀

自出王始豈特東遷之君為不振哉鄭人交惡駮爾不朝桓
王有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說之言其視鄭莊之來也豈外
之幸也嗣是而后鄭不朝王者十年無諸侯何以為共主
無朝覲何以為天子王始不勝其忿自將以伐鄭將以鄭
魏令諸侯也鄭不服而至於戰、不勝而至於敗自此周
人不敢以朝禮問諸侯矣禮諸侯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
天子天子賜之圭璧黻冕然後歸今也不然文成襄定以
畢服而朝晉昭以踰年而朝晉則即位朝王之禮缺矣書
稱月正元日覲四岳郡牧班瑞于群后今也不然僖宣以
正月而朝齊成襄以正月而朝晉則正月朝王之禮缺矣

愚按春秋之法為諸侯而不朝天子在春秋當服不恭之
罪而王室尚存也為諸侯而復朝諸侯在春秋服當無將
之刑而王室不存也春秋義為魯諱公之初如齊也春秋
有其事公之初如晉也春秋無其文如齊如晉而又如楚
聖人亦無如之何矣公如外國經未有繁其詞也桓之十
有八年既曰如齊矣又曰與姜氏明公之與姜氏非專如
齊也莊之二十有二年既曰如齊矣又曰納幣明公之為
納幣非為如齊也由是而觀社由是而逆女既曰如齊而
又書其故皆春秋筆法之所者大抵以婚姻之事譏公未
嘗而朝齊之事罪公也聖人慎之重之而惡其犯之也繼

又僖之如齊者三宣之如齊者五雖欲慎之重之而無其詞矣公如外國終未有不書者也文二年之如晉隱而不書雖則諱處父之盟其實諱之公始朝晉也諱公之朝晉而取是辱也繼公又之如晉者三我之如晉者四襄之如晉者五昭之如晉者七定之如晉者一諱之不可勝諱則有書之者矣如齊其初也如晉其次也如楚其末也春秋著其事於初隱其文於次皆不可得則未流其可勝救哉攷之周典諸侯未嘗無殷聘世朝之法然而有天子在不朝王室之朝諸侯意謂何哉入春秋九十有二年未嘗北面京師踐土河陽大威咫尺不得不朝相距又五十有三

年伐秦之役惟晉又從不過先告晉侯之意經書曰如是魯以列國例京師矣經書魯於諸侯之朝例曰如諱其朝也於京師之朝亦曰如罪其以列國例京師也二百四十二年書朝者二如者一迄未有公朝于京師之文何周之衰耶抑魯公不朝不特王室之衰而亦係魯國之輕重焉春秋甫降齊伯未與魯視諸侯為強四十一年間未嘗有專朝他國之禮齊伯既與魯何役不會何盟不同三十二年間亦未嘗有專朝伯國之事自僖之十年移事周之禮而事齊魯寢取輕於諸侯矣僖公即世晉人遽以不朝來討則慢魯之始也自是文之如晉也而見止且有大夫之

盟宣之如齊也而見辱且有叔姬之請成之如晉也而又
不敬且有從楚之欲襄公值晉悼方明諸侯方睦僅得先
焉推原其由則文之二年移事齊之禮而專晉魯寢取慢
於諸侯矣魯以周公伯禽之後為望國龜蒙鳧繹之封為
不小公車千乘之賦為不弱昭公行禮于晉見止者三見
辭者四書疾以殺耻者一以禮下人而人不容以身事人
而人不顧迹所從來襄之二十八年移事晉之禮而事楚
魯寢取厭於諸侯矣輕而至於慢人而至於厭皆魯人不
能秉禮之過也亦魯公之朝不特係魯國之輕重其亦係
世道之升降中國夷狄之強弱焉僖之朝桓乃會于葵丘

之明年王室之卑而齊伯之崇也文之朝襄乃戰于彭衙
之歲齊伯之絕而晉伯之續也終宣公之世事晉蔑如晉
不敢問是時楚莊圖伯于南齊惠結魯于東晉方惧楚不
敢敵齊晉伯之小弱也晉悼方吳伯業猶競人盟宋以後
楚執牛耳外而陳鄭如楚內而魯衛如楚至於章華落成
昭七年楚大夫敢於有魯侯之召則晉伯之已去也夷考春秋
書法之三變其事專係於魯攷春秋世道之三變其事不
獨係如魯余讀經至魯襄公之末為之三歎

小國來朝例

隱十有一年滕侯薛侯來朝

桓二年滕子朝來 杞侯來朝 六年杞侯來朝

七年穀伯綏來朝 鄧侯吾離來朝

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十有五年邾人牟人莒人來朝

莊五年邾黎來朝 二十有三年蕭叔朝公

二十有七年杞伯來朝

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七年小邾子來朝

十有四年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二十年邾子來朝 二十有七年杞子來朝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冬介葛盧來

文十有一年曹伯來朝 十有二年杞伯來朝滕子來朝

十有五年曹伯來朝

宣元年邾子來朝

文四年杞伯來朝 六年邾子來朝

七年曹伯來朝 十有八年杞伯來朝

邾子來朝

襄元年邾子來朝 六年滕子來朝

七年邾子來朝小邾子來朝

十有八年白狄來 二十有一年曹伯來朝

二十有八年邾子來朝

昭三年小邾子來朝 十有七年小邾子來朝

邾子來朝

定有十五年邾子來朝

哀三年滕子來

嗚呼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而朝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松栢之下其草不植國小而偏其能久乎是故諸侯之朝魯者衆而皆小國也畏大國不獲已是以來也春秋錄小國之朝悲之也悲其無以自存而依人為以安也夫以弱國小衆介於大國之間奔走於時命困頓於兵役不能自拔於微弱之中而列於諸侯之盟會者滔々皆是

齊桓始伯曹邾皆列衣裳之會者幸也滕子在盟乍見而遽沒其餘小邾薛杞之屬自成衰以後稍々得通盟會於中國前此魯史七君春秋更一百二十年皆無以自見者若蕭若介若邾子終春秋咸無焉此太陽當夕微茫小星雖見而無光或乍見而遽沒或埋沒而不見竟不得畧列於三五次舍之地諺曰最爾小國未免類此若來朝不書誰知其有國矣春秋書小國之朝悲其無以自存而幸其猶未亡也春秋之末諸姬垂盡曹文昭也不得免焉視昔日之諸姬來朝魯者獨有區々之滕歷春秋而及戰國微國之朝始滕終滕此夫子作春秋之微意嗚呼微國之朝

豈得已哉鄭人曰曹畏宋邾畏魯也宋人曰滕薛邾吾沒也晉人曰滕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嗚呼不寧惟是也鄆畏邾也杞畏莒也紀畏齊也郟畏宋也邾畏吳也穀鄧之畏楚也介葛牟之畏東夷也畏大國不獲已是以來也國風始於邶鄘終於曹鄆春秋始於邾宿終於既滅之陳許此聖人拳匕於微國也始於邾宿春秋崇明祀保小寡之意也終於既滅之陳許春秋興滅國繼絕世之意也嗚呼詩亡而春秋作也春秋亡而吾不無復望也

王臣聘魯例

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 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

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來聘 五年天王使仍叔之

子來聘 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

莊二十有三年祭叔來聘

宣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宣十年天王使王子來聘

魯大夫如周例

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

文元年叔孫得臣如京師 八年公孫敖如京師

不至而復

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

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

襄二十有四年叔孫豹如京師

昭二十有二年叔鞅如京師

嗚呼先王聘問之禮陵遲而至於春秋極矣蓋嘗上下春秋之世變而思其故隱桓之世周不自知其為周諸侯事天子之禮周又用之於魯莊僖以下周始知其所以為周而天子令諸侯之權周迭移之於伯禮用於魯人惟知魯之尊而已權一移於伯則魯惟伯令之從於周室何有哉東周甫降伯圖而與周流列國惟魯為強首交邾宋次挾蔡衛與齊鄭為敵國鄭平以來猶自特重未嘗遣使如諸侯而齊君之介弟實來未嘗遣使如京師天王之季御腫

之當是時大國莫如齊太上莫如周魯獨偃然受其聘而不報天下之尊寧有二魯者乎凡伯之來隱之七年也越二年而南季來矣凡此一聘之制也伯糾之來桓之四年也越明年而仍叔之子來矣較比年一聘之制又密也仍叔之子來則桓公之五年也越三年而家父來矣此又三年一大聘之制也上採之禮下據之傳此皆諸侯事天子子之文周人不知仍倒置而用於諸邦之魯當時諸侯見天王之如此其尊魯也大國之聘不之周而之魯小邦之朝不之周而之魯周以周之權而假之魯則諸侯固不得不尊魯也周人疊五聘之勤魯君無一介之報周殷勤以

通之我傲惰以受之周人始悔其不能自重之過自三王
臣不下聘者七十有四年則治其不報之罪也乃若莊之二
十有四年祭叔來聘私來也非天王使來也嗚呼今而后
周人始知其為周矣公不朝于踐土則宰周公不來矣仲
孫不至京師則王孝子不至矣奈何始知其所以為周之
周復失其所以為周齊晉楚吳比之而起諸侯奔走伯令
之不暇何暇問及東周哉公如齊者十有二大夫如齊者
二十有三公如晉者二十大夫如晉者二十有五公如楚
者二大夫如楚者一寡人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魯絕無聘
周之文亦無實聘周之意公子遂之聘非魯意也報周公

也叔孫得臣之聘非魯意也因毛伯也仲孫篋之聘亦非
魯意也因微聘而往也文九年之得臣非聘也襄王之葬
不得不往也昭二十有二年之鞅非聘也景王之葬不得
不會也攻之春秋經無聘周之文而魯有聘周之實獨襄
之二十有四年叔孫豹之事耳豹魯之忠臣也謂魯不可
以無禮於周固請為是行矣自宣以後冠蓋不入天王之
邦者五十有二年既不合於古先王制聘之期則考為之
詞曰賀而已終春秋何嘗有聘周之事哉然而魯人卑周
之罪猶未著也大夫之如京師者六魯之家卿魯不一往
季孫寔執魯柄周使於齊晉諸侯之間二十有一擇重而

行彼之視周茂如也故經無季孫如京師之文其使他鄉
不過鄭人遣印段之意若以春秋誅意之法繩之則在可
罪也嗚呼吾故悲夫天子之權一失而用於魯又悲夫天
子之權再失而移於伯也吾又重嘆夫魯之卑周魯不如
曹滕二邾也雖然吾幸而有春秋之斧鉞在

齊魯交聘例

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十年來聘

桓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僖七年公子友如齊 十有三年公子友如齊

二十有八年公子遂如齊

三十有三年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文元年公孫敖如齊 十有七年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公子遂如齊 季孫行父如齊

宣元年季孫行父如齊 公子遂如齊

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十年公孫歸父如齊 季孫行父如齊

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

成十有一年叔孫僂如齊

襄二十年叔老如齊 二十有七年侯使慶封來聘

昭九年仲孫纁如齊

定十年叔孫州仇如齊

哀五年叔還如齊

嗚呼先王制聘問之禮豈以其國之強弱大小為哉何魯之詳於伯主而畧於列國也嘗上下春秋而攷其故召陵以後魯始事齊未始事晉謂諸侯不足矣杭齊也城濮以後魯始事晉而又事齊謂齊權之猶足以抗晉也鞍以後魯之事齊寢簡事晉寢繁知晉伯之真足以弱齊也入東周來魯甚特重小國朝之大國聘然齊君兩遣介弟之禾而不報猶媚魯也臣無畏乎齊也二鄆二出以後諸侯既授齊以伯魯獨宴然無事於齊大夫行李不出疆場者

七十餘年召陵之後震動中華始信齊侯有攘夷狄尊王室之功七年季友如齊則我聘齊之始也十年公如齊則我朝齊之始也繼又友往聘焉公往朝焉當是時大侯小伯靡然從齊晉之屈疆一方吞諸姬以自封殖贄幣不交於諸侯諸侯未嘗遣一介過而問焉者不啻秦人之視越人也小白即世諸侯沒之然無所統屬聘問不相往來城濮之後齊桓二余年所經營之事重耳以一日之力辨之諸侯於是乎再合而魯之望走又再晉矣然而魯猶未也踐土之會雖從於晉襄仲之聘不之晉而獨之齊則魯之未能忘情乎齊也蓋齊魯皆東諸侯然齊大於魯承齊桓之

伯親於魯其遺威餘烈猶有以動人者雖魯不文能無畏之也晉文朝虢國子夕未此豈平常聘禮之此哉將以規魯也將以召魯也穀之役晉人得志魯且下畏晉而朝齊設有不幸伯業望人然去矣文公即位之元先遣穆伯往告于齊次年公始於晉而猶忌于齊也哀經之未終亟欲如齊納幣以自托襄仲之行何若是其急遽哉宜齊晉之若兩伯也十有五年齊執單伯我告于晉而晉不聞齊侵西鄙我告于晉而晉不救魯人始謂不惟我畏于齊晉亦畏于齊襄仲之宣之謀不於晉乎請而于齊乎請卒足左右已有輕重兩介如齊蓋春秋所驟見之文也子惡之卒

捷之立役人於齊終身焉晉每藉衛以致魯人終晉地背於事齊是時楚莊經營南方之諸侯齊會以深結東方之魯晉人肝食方為此楚何故暇更生一敵於齊哉公如者五大夫如者七齊會挾其大有造於我偃然受其朝聘而不報至虜世而國佐未始佐魯於是始悔其行矣抑人亦有言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鞍之戰齊為晉弱魯始折節而事晉公卿大夫相繼於朝使不絕書謂不往齊讐我必甚僞如龜勉於十有一年之行齊亦忌晉蓄憾於魯而不敢發者三十有年晉悼之末年伯志已倦齊亦無柰晉何時數致怨於我東閭之役齊彌抑甚武子歸而人

作林鍾又幸中之再幸也叔老之行蓋亦昔遣僑加之意
欲成聘者一哀聘一昭定之聘各一胡為乎昔之密而今
之疎也魯之事齊謂齊權猶足以抗晉今而反見弱於晉
謂齊權足以庇魯而今反不能自庇其國我又何必乎數
然哉余讀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釋之曰隱桓之世齊
魯敵也莊始從齊者也僖如事齊者也文宣事晉而復事
齊者也成襄昭事晉而半事楚者也定哀事吳越者也噫
甚矣春秋不復作也

春秋提綱卷第五終

